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一

PL
2619
S5
1878
v.1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治十四年二月五日　翻刻御届
同　年三月　出版

故人　大鹽中齋著

翻刻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吉川半七
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redacted]

西京
佐々木竹苞樓
北村文石堂
田中文求堂

大坂
松村文海堂
前川文榮堂
柳原積玉圃
大野木寶文堂
鹽治日新館

東京
北畠千種房
稲田玉山堂
山中甘泉堂
荒川錦耕堂
石川錦森堂
水野松林堂
東生萬卷樓
山中井洌堂

文玉圃藏版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全八冊

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明治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版權免許

清　魏默深批選原本

湛唐宋八家文讀本

日本　阪谷素校合訂正

紀元二千五百三十八年
歳次戊寅三月開雕同九
月刋畢版藏東京弎書堂

引

余曩序此編。阪上吉川二子。請刻
氏訂山陽翁評語。更請余校閲全
部。有容曰。此編稱為親蹤深
氏評選。然其去確。如石村氏例
言所説。而子序且校之。恐不可。余
應曰。否否。文章已為八家。則可論

者。唯在選。不在選人。選而不可。則雖明爲魏選。余惡取之。選而可。則雖不出爲何人選。將有取焉。況不爲魏選之未明乎。且沈氏選。或不備人意。而盛行於前日者。以其比諸選浮要。今也學課日加。沈選之頗屬繁。此編減其半。

大要公平不偏。其益學者。亦不淺鮮
也。序且閲之請。豈可辭也哉。容
唯々退。乃録其語以弁簡首。
明治十二年三月朗廬居士再
識

三橋冨字書

纂評唐宋八家文序

古今論文未有善於宣尼者曰辭達而已矣曰修辭立其誠如唐宋八家之文可謂誠立而辭達其傳誦于後世不足怪也古人曰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流涕者

其人必非孝子。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非忠臣。二子之感動人如此者。唯其誠。太故能辭達焉耳。余以是知文之工拙高下。在于得此二者與否。而不在于區區字句間也。昔一人苦

賀呂祖降其家伸一指々其庭
中磐石燦然化為黄金曰汝欲之
乎其人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
恬澹寡欲可授大道其人曰不然
我心欲汝此指頭耳宣尼二語
便是呂祖指所渇者處々遍

指皆作二黃金一。頃坂上吉川氏刻二是書一。

成。乞二余題言一。因書以授レ之。

明治十一年八月廿二日

江都　敬宇中邨正直

纂評唐宋八家讀本序

文章之爲大觀。猶地之有山水。而支那秦漢而後其美歸唐宋八家。猶瀟湘有無數山水而八景專其勝也。余未遊瀟湘。嘗姑以我琵琶湖八景比之。蓋韓文之巍峨雄大。而皜皜乎不可尚者。是比艮峯之白雪聳天半。而照映全湖也。柳

文之峭健巉絕清氣飄空者是石山之月輝横射亂巖而動素秋也歐文之抑揚暢達聲溫而響遠者是三井之鐘聲搖曳晩雲而徐度湖上也而離奇夭矯翻長虹眩人目是老蘓之文即瀬田之長橋穹窿絕湖口倒影於返照者也其波瀾晃漾舞萬玉躍龍蛇是大蘓之所

揮擢。而粟津之風水相遇。激蕩晴晨者也。小蕪之俊逸踈快。則矢橋之帆光駕長風者。南豐之悠揚雅整。則堅田數行之雁陣橫長汀者。而臨川之拗折蕭森。騰古色者。可以比唐崎老松之帶夜雨也。八景各殊其狀。而大湖靈淑之氣磅礴鬱積。均爲絕特之大觀。使他勝雌伏

不能揚其美。八家之於唐宋文。亦如斯而已矣。抑八景美矣。而騰其光彩於四方者。在題詠之佳。八家美矣。不有批評之佳者。後學何以得窺之。是則評選之所以不可缺焉也。桐陰石村君。曩得魏默深八家批選本。默深清朝近世名家。其書據沈氏讀本。更精選之。君又加以

東西諸家評之粹者。面目一新。轉覺光
彩之陸離。雖然。八家亦辭達而已。辭者。
文也。達者。條理疏通。精神明快之謂也。
評者。所以發揚其文華。而明示其條理
精神也。山有來龍過脈焉。水有源流深
淺焉。其合爲名勝者。又有位置形勢。以
託精神焉。夫文亦然已矣。讀者徒眩題

詠批評之華。而遺其條理精神。豈足以
語八景乎哉。豈足以論八家乎哉。

明治十一年八月

朗廬阪谷素撰

自序

閱書猶閱兵。貴精而不貴多矣。古名將有多多益辨者。非多之爲貴。貴能明其分數。整齊之而已。故善閱兵者。十万衆如一人。善閱書者。百萬篇如一手。乃可觀其奇正變化。而綜貫百家矣。孔子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然則

古人之爲學可知矣湯漶無統乃貽滿屋
散錢之譏布置不適則来盲賈張肆之誚
猶庸将之統多兵適足以自累也已予曩
得魏默深批選八大家文一帙其卷八冊
其文一百九十餘編編數幾半於沉氏讀
本蓋亦貴精也默深清之名家文筆奥衍
熟於掌故著聖武記海國圖志及皇朝經

世文篇。論學文選等。此書或出其緒餘耶。
將隨讀隨評。門人輯錄之耶。雖未詳悉其
選擇既精。沈本一經此隱括。觀者耳目為
之一變。猶李臨淮代郭子儀。一號令之下。
旗色精明。可謂快矣。予喜其精粹。更纂本
邦及支那諸名家之評。附之以災於梨棗。
固不足供大雅之覽。雖然學者苟觀此編。

熟此法。而登文壇。則奇正變化。從心所向。猶老将叱咤千軍万馬。亦不為難。其亦可以進多多益辨之地也夫。

明治十一年七月長門後學石邨貞一撰

原田鼎山儁書

例言五則

一唐宋八家之稱始於茅鹿門選次後儲同人病其浪雜而改選之沈確士別出機軸更選讀本而讀本尤盛行于世予曩得舶来八家文謄寫本一帙署曰沈德潛確士評点魏源黙深批選其卷八册其文一百九十餘篇題上有尖圈欄外有批語而無例言序跋故照諸國朝先正事略魏氏著書目録中無有此書焉蓋魏氏隨讀隨評而門人裒録作一部書者耶友人謂余曰是珍書也獨珎之不若與衆曰加邦訓増評語以授剞劂氏

一原本評語録篇末及嵌本文行間中無姓氏者皆係沈確士其在欄上者雜沈魏二氏而係魏氏者用朱書今皆墨之故

除魏氏外。雖沈氏亦表姓氏以別之。且魏評中。有若雷同古人者。不敢刪之。

一旁批總評。務在闡明作者精意。若徒順口贊頌。昔人所謂譽之不當。反足以傷其心者也。故今採前人評語。披郤導窾發揮作者苦心者。錄之。

一行間圈点批。一從沈本。中間有斷章省句者。今皆補之。然亦不敢補其圈点。

一沈確士之序及例言。及沈魏二氏之事蹟。今係諸卷首。以供讀者之披覽。

明治十一年三月　士剛氏識

魏先生事略

先生名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宣廟手批嘉賞。名籍甚。入貲爲內閣中書。改知州。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己酉大水。河帥將啟閘。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陸制軍建瀛聞報。立往勘。始得免啟。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遞遲誤免。尋以緝獲梟匪功。經袁副憲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先生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

六十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卷。清夜齋文集二十卷。選皇朝經世文編。及論學文選若干卷云。

沈文愨公事略

公諱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壬戌授編修。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係老名士。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累遷中允左庶子侍讀學士。甲子典試湖北。明年晉詹事。嘗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且云。張鵬翀才捷於爾。而風格不及。丙寅授內閣學士。請假歸葬。有旨不必開缺。命給三代封誥。賜五律一章。題云。沈德潛爲父請封陳親遺訓。聲淚俱下。此所謂終身之慕乎。詩有云。奚用悲寥落。因知遂顯揚。又賜詩寵行。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錢侍郎陳羣

齊

和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上嘉賞焉。丁卯四月。命直上書房。六月還朝。賜詩有曰。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兒輩麤知書。相期道孔顏。尋以公年老。命天明始入上書房。亭午即出。且曰。以身教不專以言教也。尋擢禮部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年力就衰。命原銜食俸。仍直上書房。己巳請告。薦齊召南自代。許之。賜御畫人葠緞帛及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詩。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又云。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陛辭。面諭云。爾歸享林泉之樂。與鄉鄰講說孝弟忠信。便是爾之報國。又云。我五十壽時。一定來京拜祝。君臣之誼。等於父子家人。最後復用陛辭韻賜詩四律。首章云。高尚特敎還故

里清標終惜去朝班三章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爾臨文不忘箴皆異數也庚午公遊黃山天台謁禹陵奉賜詩有云爲語餘年須愛護來春吳會共論文蓋預訂南巡期約也明年公主紫陽書院二月迎駕清江浦溫諭詢吳民勞苦不賜緞帛蓡貂諭在籍食俸賜詩有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尋扈蹕西湖賜道存風雅額幸金山時又賜和山居雜興十章又賜題紫陽書院詩公進恭和御製詩一百四章是冬以祝皇太后萬壽入都召見賜坐明日召入南書房命題韓滉七才子圖又題御書無逸篇後又題御畫古幹梅賜貂裘及德藝清標額公進詩集求賜序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甯宮手書以賜序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

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敎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頃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淸問民難。暇洛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間矣。高王蓋指靑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壬申正月。上召賦雪獅聯句詩。小宴重華宮。賜詩命和。又賜御書鶴性松身堂額。及藏佛一尊。冠服六種。蓋爲公八十稱壽也。翌日陳謝。上與論人臣體用。公奏體用兼備。如姚宋韓范諸臣。可以維持宗社。有體無用。猶不失爲正人。特不堪重寄耳。

若無體而妄談作用必債事上然之南歸賜詩送行及途賚銀
二百兩尋進西湖志纂上題三絕句代序丁丑二月上南巡加
公禮部尚書銜諭稱爲蓬瀛人瑞疊前韻賜之有句云星垣帝
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尚有人每召對問民疾苦并問高年有學
問者還有幾人公以司業顧棟高進士方粲如對上詳詢履歷
識之尋出御詩百六十餘章命和辛巳入都祝皇太后七旬萬
壽進歷朝聖母圖冊賜杖入朝命與九老會計在位九人在籍
九人武臣九人皆年七十以上公爲在籍文臣之首賜遊香山
並圖形內府懿旨賞賚有差公進所選國朝詩乞序中錄錢謙
益錢名世諸作上賜序責其失當命儒臣精校去留重鋟板行
世而待公如初尋諭明年南巡迎送不必出蘇州界壬午二月

偕錢尚書陳羣。迎駕常州。賜額曰九袠詩仙。又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賜。並稱爲大老。公連和御詩十八章。恩賚稠疊。明年上和公攝山詩十二章。御書長卷以賜。乙酉二月。公偕錢尚書。迎駕武進。詔加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孫賜舉人。一體應禮部試。尋賜人葠緞匹。御製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賜。其一有云。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他。蓋公曾進呈文待詔像。上題七言律。命南書房詞臣屬和。故賜詩以比公也。戊子己丑。均有詔存問。賜人葠。庚寅九月薨。年九十有七。乾隆三十四年也。優詔悼恤。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賜祭賜葬。諡文愨。御製詩悼之。有云。壽縱未能臻百歲。詩常不朽照千秋。可謂恩禮始終矣。公鄉試十七次不第。晚

達受殊眷。榮悴一節。不干進。不希風旨。正直蕭然。繩扉皀綈。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洞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爲虛美。世徒見上遇公之榮。而不知公之所以被上知者。固有在矣。上每巡江南。望見公。天顏先喜。前後受賜詩至四十餘首。歷校御製詩。時有更易。上皆虛己從之。賞幅字及書籍法帖。諸尚方珍物。不可殫數。海外諸國爭走重金購詩集。日本臣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予遠夷意也。四十二年。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訐告。集有公所作述夔傳。

下廷議。追奪階銜祠謚。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

仍以錢沈。並稱東南二老云。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選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譾陋少時誦習紙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

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頴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駮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鶩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陗遒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横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轔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斂

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鞹者。吾未見獸皮之鞹。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山陽云、方望溪稱韓公動筆、便真氣動人、蓋其滿腔皆古書、隨手拈出、乃能如此、如原道、似自中庸及莊周太宗師等得法來、送石處士李端公等序、自儀禮來、送孟東野序、自考工記來、畫記自顧命來、諍臣論自孟子論陳仲子若好辯等來、他送序自史記論贊來、此類皆得其意、而以自家氣

凡例十則

一昌黎出入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爲文字中興。維時雄深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廬陵得力昌黎。上窺孟子。老泉之才橫矯。如龍蛇。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潁濱渟蓄淵涵。南豐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山之文。純粹狠戾互見。芟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并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方。不膚泛。

一賦爲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爲韻語則與散體文自別。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茲仍舍

力鎔化之、所以爲昌黎、孫月峰曰、韓文規摸十三經来、近時唯李于鱗近之、才不及耳、真以蜣蜋之丸、蜿蘇合也、

旃。論體裁也。

一是編爲初學讀本。故槩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上書表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采擇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文中事有關係者。每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爲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稗官野乘。不敢泛入。

一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窺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

山陽云、取古文就臆說、吾人通病、左繡莊子因之類、其尤者、沈叟蓋目擊陋之也、

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爲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且恐飜縷紛紜。轉岐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容誇多鬭靡也。至於徵引典故。語屬艱深。及關切時事。有待考核者。亦注釋一二。若人人意中語。胥從闕如。

一文不嫌於熟。然太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序之類。盧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陽書。後二次上

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推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

一字有四聲初學誤讀者多矣玆按其平上去入加一小圈閲時心目了然然此爲黄小計也若大雅君子亦何需乎此

一八家文中相沿譌字譌音習而不察如中興之誤中興蒼黄之誤倉皇疑丞之誤凝丞閤下之誤閤下孤負之誤辜負刺刺（從朿音七）不能休誤爲刺刺（從朿音録）汨汨（從日音聿）然來矣誤爲汨汨（從日音骨）如此之類不可枚擧已於本文中更定注明復滙錄於此學者反求其元本思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爲少時所讀隨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携之京師又增八卷評點略有更易乾隆己未復之京師又刪去二卷已歸吳顧子祿百見之謂是書簡而明可以問世惜乎鋟版多費未能也與陸太守闇亭商之闇亭捐貲力任其事十閱月告成中間斟酌參訂兩君爲將伯之助云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目錄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　源默深批選

韓　愈退之

卷一

原道
原鬼
原毀
對禹問
伯夷頌
師說

讀荀子
雜說一
雜說四
獲麟解
進學解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禘祫議
争臣論
諱辯
張中丞傳後序

釋言
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卷二
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呂毉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皥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新修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圬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祭柳子厚文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三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封建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送澥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永州新堂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梓人傳
種樹郭槖駝傳
宋清傳

歐陽修永叔

卷四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選皇子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朋黨論
縱囚論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王彦章畫像記
張子野墓誌銘
瀧岡阡表
伶官傳叙論

蘇　洵明允

卷五

上韓樞密書
上田樞密書
上歐陽内翰書

議修禮書狀
易論
樂論
詩論
春秋論
史論中
六國
高帝
諫論上
諫論下
管仲論

辨姦論
審勢
審敵
御將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名二子說

蘇　軾子瞻

卷六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到昌化軍謝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荀卿論
韓非論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卷七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敦教化
蓄材用
倡勇敢
上梅直講書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方山子傳

蘇轍子由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商論
隋論
唐論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民政策二
黃州快哉亭記

曾　鞏子固

卷八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戰國策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宜黃縣學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墨池記
王安石介甫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原過
周公論
上田正言第一書
答韶州張殿臣書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芝閣記
祭歐陽文忠公文

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韓文之至者、凡文之法皆具于此、

賴山陽曰、起手學中庸、

沈曰、孔子論仁、或從體言、或從用言、此對煦煦爲仁立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韓　愈退之著

原道

握定仁義作主、此单刀直入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

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論故云博愛不得議其有用無體忽生譬喩忙中有閒

合道德仁義以終一段意

山陽曰道德之説魏晉以來混淆不明故先澄治之

沈曰黄老盛於西漢佛始於東漢此參錯言之

用七八字三出字二則字一必字四者字作幾様句法發嘆作一小結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擧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

○如道可道○非常道是也○

○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入○手○至○此○見○無○離○仁○義○而○可○

○云○道○德○者○

○以○上○但○言○老○子○此○

○時○佛○未○入○中○國○也○

○大○關○頭

○次點出佛

爲孔氏説者

再發嘆小結、覆用前言、但用其字有上下之別、

添出怪字、總結前二段關鎖、

前後六段皆古今相比、並不覺複、若宋人如此便排門矣、

以一句結、

沈曰、此段本並耕章、當堯之時數節、好辯章水逆行數節、老泉所云長江大河渾浩流轉、於此等文見之、

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儲六句足）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上起下）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領起下文）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文法變）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又變）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

用十七爲之字、作幾様句法、中間添若干帮句、錯綜變化、

照上害字、

上用數十句順敘、此止用二句反説、

上省古之字、文字錯綜、

此段與上段本爲一段、而假分二段、數弄筆端、故不用古字、君臣民兩層句法各三様、

略民字、添出父子

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

字照上相生養、三代字、變化上周道衰、孔子歿二句、突入帝字代古之字、設喩對說、不用結語、

中井履軒曰、此是老子之言、莊子之意矣、非佛者、

沈曰、宋儒譏其引經未全、不知韓子對釋氏明心見性言、所引只宜從此、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指老指佛）。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飮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老氏）。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此闢ゝ）。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此闢佛氏）。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截住、又拈父子君臣字來、孔子代古之字、以古今對言者既畢、故粘上段先王之教、發論、再提篇首四句、用九其字、略括上諸段、仁義道德四字、復見、山陽云、此段如大將麾陣、萃聚一處、又如演劇末齣、生旦丑淨會合一處、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亦兼老佛言、而意專佛氏一邊。）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儲云、以上本爲一段。上數句正是夷狄之法、此）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引孔子及詩以折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擧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自○此）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將前文一齊收拾、所謂大海迴風生紫瀾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對○怪○誕○言。）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爲作己。）則順而祥、（治字解。）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

福善禍惡、件件結局、作大文字者、不可不會此手法、
提道字、以顧題、
用七傳字、順流直下、却用二焉而字、由周公二句再挫其勢、
軻之死以下、言不得不以道自任也、
唐介軒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有力、
山陽云、鰥寡孤獨有此句、正是實落處置文氣亦娟娟

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同意

道之此歐公本論之祖語本禮運

明先王之道以

不盡
齋藤鑾江評此篇行文之体唯其議論正大故字句不求巧照應自然且承接渾融妙却在段落評家往往能看不到亦以尋常應酬之文看
黄山谷每勸人讀原道譬之作室廳堂甲第無不具備余謂王介甫上仁宗書士大夫之廳堂甲第也韓公原道則帝王之左祖

黄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自起至惟怪之欲聞是第一段言道與德是虛位有合仁義言之吾所謂道者有去仁義言之其所謂道者乃自周衰人皆入于其所謂道于是以其所謂道加諸吾所謂道之上而不能求端訊末以原吾所謂道自古之爲民者四至幾何其不胥而爲夸也是第二段承上文求端訊末遂舉吾所謂道駁倒其所謂道而言不當以其所謂道加之吾

右杜、前朝後市也、汪武曹云、不塞不流二句、是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意、歐公本論、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專翻此案、乃是自君子反經而已節得來、未可割截篇末明先王之道句、而謂為本論之祖也、又云、謝疊山、論韓文、但言其句法長短變化、而不言其結構之精、是猶舉

所謂道之上、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至末是第三段、承上文不當以其所謂道加之吾道之上、遂覆敘上意、以鉤清吾所謂道而以其所謂道不著作結、此通篇大段落也。○起處其所謂道、六句與後幅斯道也、四句緊相對照、乃一篇大關鍵、中間説聖人之道先王之教處、皆是合仁義言之、吾所謂道也、説今處皆是去仁義言之、其所謂道也。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

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隱括。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爲無爲。以有爲爲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爲爲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爲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爲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

其粗、而遺其精也、又云、黄山谷以堯典與原道並言、愚則更舉孟子好辯章言之、蓋此章先揭明非好辯不得已章旨、于是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提清作柱、下文一亂一治、凡四層、而歸重在治之者、然後將三聖之治亂、覆叙而言已所以承三聖、以發明非好辯不得已本旨、末則望天下共距邪説、治其亂、所以推廣承三聖意作結、此篇頗有相類者、可為作文之法也、

昌黎原鬼、亦揣摩影響之言、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儲同人曰、知萬物之情狀、引而伸之、以知鬼神之情狀、

山陽曰、通篇數段、皆以三疊法、以其有頓挫、讀者不覺其板耳、

○原鬼

有嘯於梁、（突然而來）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鬼以物為憑依、故云）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此戾氣所名鬼、實生於心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

前半論鬼神之常、後半指其怪、而與民接者、而以有鬼有物斷之、往復縱横、恣睢自喜、原人奇、原鬼法、妙處俱在比物連類、

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石言之類

句補得完

無形與聲鬼神之常、此中庸所言鬼神也、憑於物而爲形聲鬼神之變、此左氏所言鬼神也、篇中說得周密、可以知鬼神之情狀矣、

魏默深云、未必析理、而文有頓挫可存、

茅鹿門云、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裏、文之至者、
呉楚材云、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二語是一篇之柱、
又云、中上文作兩對、是雙關起法、
介軒云、對局弘濶、
呂晩邨云、篇中八已字着眼、
又云、此篇局勢、前

○○原毀

提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先提綱。後發揮

不上脫是字

不上脫是字

重後輕、前方後圓、方重以立論、輕圓以曲盡其情、

沈曰、二段似時文二股、連下今之君子二段看、又是二大股、

介軒云、應一句、

亦作雙關起法、

楚材云、已詳乎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也、亦只就能善二字、翻弄成文、妙、

同人曰、長排亦唐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與入手同法）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内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擧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

人常調、謂公翔者非也、公特氣体高出耳、五原當以此為殿、但清快利舉業、吾嘗試之以下、晁刻畫玲瓏、

介軒云、是故二句、收出一篇大意、

武曹云、古之君子不毀是賓、今之君子好毀是主、古之君子待人輕以約、是其不毀也、然惟責己重以周、所以待人輕以約、責己重以周、是賓中賓、

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不○以○衆○人○待○其○身○謂○以○庸○陋○自○待○也○不○字○非○行○文○乃○進○一○層○意）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唯○怠○故○忌○天○下○無○怠○而○不○忌○者○ム）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但○頂○忌○一○層）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猶行也）（明點）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并）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為君○相信之現如此○聽言可以用人理國○矣

此即後代對偶排比之祖也於韓文中為降格而賓主開合荊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

待人輕以約是賓中主今之君子責人詳是其好毀也然惟待己廉責人詳乃毀之枝幹也而非其本根也毀之本根在怠與忌而怠是處己忌是待人惟怠故忌此篇後幅所以既抉出怠與忌二字而又只說忌字意而怠字意自包含在內也篇中揣摹人情最為曲鬯然竟作俳偶體不如原道篇奇變

茅鹿門云、通篇以客形主、相為發明、山陽云、余毎疑孟子之稱堯舜處、有過當者、大抵堯舜禪代、非如後世所稱述、必有緣故、堯無肖子而有肖婿、愛婿猶愛子、故傳天下耳、戰國游士、誇談詡説、成不近人情之論、遂致子之子噲之禍、雖孟子不免時習、韓公此論、差為不濶事情矣、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有○傳○賢○傳○子○不○同○然○皆○為○民○起、見　雖○）

論事纔入骨髓、
山陽曰、一篇皆雙綰、至末尾單行一結、乃成文字、
乾隆帝曰、堯舜創也、禹因也、刪書斷自虞帝王世紀等書、雖不足信、然使堯以前皆傳賢、則堯授舜、舜授禹、乃大經通義、又何為創見、而夸美足知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可免於爭亂、以前定故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傳子雖不賢、苟非大惡、亦）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傳子自是常法、堯舜傳賢、適遇同時有舜禹耳、若漫云禪授、而不得聖人、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文胎

堯以前猶傳子、而禹亦猶行古之道

源孟子、而議論尤爲周密。

也、禹亦猶行古之道、則萬章問曰、周衰處士橫議、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寺人瘠環、齊東之語、亦多矣、此亦其類也、且堯典放齊有子朱啓明之請、益稷大禹謨有丹朱殄世之戒、若非堯以前亦傳子、斯曷以稱焉、然使孟子舉是說以折之、則人必謂傳天下必堯舜乃爲至是、禹變其道以從古、爲非、無乃仍無解於德衰之惑歟、且順天從民之義、亦不著也、觀呂黎之說、實能補孟子之所未言、雖然、民者天之心也、慮民之深、而得民之心、即爲得天之心、原其本而推其極致、則亦仍無越乎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之義歟、

茅鹿門云、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

山陽曰、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太益於世教、吾竊以此篇爲第一、

又曰、再以今人形之、無此一節、不成文字、可見養句法、又可見反振法、

又曰、結處十五字、如秋霜烈日、此一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再拓三語、文氣倍足）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篇主意、却置之散場後、出人意外、極正大之論、極奇變之文、

帝曰、王安石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采薇而食、餓死首陽、諸事皆無有者、據孟子以駁史記、亦有見、朱子云、荊公之論、與此頌正相反、學者審之、朱子之言、或為引而不發、或為疑事毋質、皆未可知、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言而自是、諸正其胸無特識、而苟且從俗也、彼因人

得此掉尾、通體有力、

考異曰、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慍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

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賈充褚淵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耶。

至也、而武周夷齊相反若是、然後知天下之理無終窮、各行其至是而無非者耳、至是而無非者、君子以同而異、其同者根於天性、止乎忠孝、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也、其異者、時也位也、如百越適京師、則北行、三韓適京師、則南行、始終相反、而其至則一也、唯其同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故其為異、可以窮天地、亘萬世不顧、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名後輩故為此以倡赤幟云
介軒云登高而呼首立道業惑三者獨拈惑字
帝曰提一道字為主識解最高而用筆尤極其古峭
次以少長言乃拈道字
添出貴賤字却至後分疏是妙處
發慨略結上意
又拈惑字轉以聖愚言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以道字為主）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收應道字）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備云陡起）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又轉以童子師言、書句讀、卽上業字、拈惑字者、至此而止、

又轉以巫醫樂師百工言、

上言貴賤者、至此分疏盡、

發慨又小結、

鑾江云、位卑官盛二句、添裝推明上年相若、道相似句語意、

又轉以不如師、賢於弟子言、

先後應前、再拈道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

儲云、陸起

歸宿

業二字終焉、山陽曰、起處委曲詳盡、故結處唯一兩句便止、此文章繁簡互用法也、同人云、題易迂、就淺近處指点、乃無一点迂氣、曽王理學文、似未解此、唐荊川曰、能行古道、古字與篇首古之學者古字相應、謝疊山謂、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必異人待之、知言哉、

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洪邁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漢人經學之傳。宋人理學之傳。維其授受各有淵源也。唐人獨恥相師。故昌黎切直言之。參柳子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愈見。

昌黎病荀不醇、而末引孔子一轉、却安頓自家方好、

出醇字轉法、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没、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晩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雄書可取以尊信孟氏故）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揚俱有分寸）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同人曰、衡量三子、確乎其不可易也、如宋儒之論、荀揚去申韓不遠矣、然歟否歟、公欲削荀之不合者、附聖人之籍、而卒不果就、惜哉、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荀○揚○大○醇○亦○對○戰○國○時○著○書○者○言

伊川程子云、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戰國時著書能明王道者、孟子外惟荀子一人、中間性惡篇顯與吾道相悖、餘可議者實尠也、昌黎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不沒其醇、不掩其疵、是何等識力、○近日靈皐方氏刪荀管二子、荀子俱近於醇、可云成韓公之志矣、

同人云。篇僅百許字。轉折極多。可玩。

介軒云。咫尺間。有千仞之勢。

武曹云。此篇以龍喩聖君。以雲喩賢臣。言賢臣爲聖君所自擧。而即爲其所憑依。要之。既是聖君。自必擧賢臣而憑依之也。一則見賢臣之重。一則見聖君之尤重。文凡六轉。寥寥短篇。却開合轉換。變化不測。具層波疊浪。

○雜説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庵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於尺水之間、絶世奇文、連用三字句、凡六、文勢不佻、第三轉断得住、第五轉應首句、結引易生意、躍如、信乎世之真龍、同人云、一意數轉、神變不測、山陽云、此與下篇、皆韓文之至者、此以奇幻、下篇以宕逸、並為獨造之技、

汪武曹云、從龍之爲雲、說到雲爲龍所憑依。乃重在雲上。再□從雲爲龍所憑依、說到龍之爲雲。而既是龍、則雲自從之。則又重在龍上。篇中說雲之靈怪、雖較多、然尤歸重於龍。○前四轉乃是一意翻作兩層說。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絶。

伯樂喩宰相、千里馬喩賢才、而不說破其意、退之每每如此、所以勝柳也、

履軒云、伯樂之喩不必專斥宰相、凡在上有進退人材之權者、皆是、天子與諸大臣皆在內、

二知字、由伯樂生、

用不字三句、句法三様、

山陽云、千里二字七見、無一不變、而不見變之跡、

用之字三句、句法

雜說四

提二句以下反說到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隷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宕漾作結

乾隆帝曰、皐陶舉治天下二大端、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居其先焉、一部論語以知人終、先聖先師

三様、上所謂辱駢死、本有此意、而止詳食字、故此補之、山陽云、執策臨之此一篇着生色處、履軒曰、結得有力、然使柳子厚作之、其必曰嗚乎其真無馬乎、而無下一句也、是不干文之妍媸、在人之好尚而已、嗟乎吾與誰歸焉、學者試評焉、武曹云、龍與馬兩篇、只就譬喩說不說出正意、

之明訓、如此誠能知人將固不易易、三復斯文、慄然冰淵、惄如調飢、
寥寥短章寫盡庸耳俗目。○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鹿門云、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

荆川云、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介軒云、祥字一頓、

山陽云、一篇姿致波瀾、皆在馬牛犬豕上、

角者以下四句、補上文、畢竟與上文、先斷後案体、

介軒云、不祥叉頓、

履軒云、又曰二字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省句變化）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文家馳驟法）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主意）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邊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孟以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詭幻、

頗鶻突、上無所承、不可曉、蓋篇首元有韓子曰三字也、後來削去韓子曰、而存又曰、偶失於照管耳、
山陽云、龍說、千里馬說、與此篇皆要見其語勢、一順一逆處、此文字流動圓活之所由也、
武曹云、以祥不祥立論、而以知不知作線索、歸重則在不知上、末段不言不知、蓋聖人乃知麟、麟出不待聖人、則自無人能知矣、君子所爲、衆人不識、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其所寄慨深矣、

鹿門云、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

此篇本於答客難、解嘲、別出杼軸、其文則學六朝、而六朝所無、業行二字、貫穿一篇、

山陽云、刮垢磨光等字面、是韓公口吻、

○進學解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公復降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伏宰臣一段）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伏惟）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器是適）（伏登）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明選公）行患不（進學正）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義止此跌起翻駁）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前已為博士三年）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讀經史之法）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

又提行業丁寧之、第二段、就業行、又添出儒文、

沈曰、六經左國史漢、不獨意到、無不鍊字鍊句、韓柳文猶多鍊者、至宋人純是策論氣習、時文非古文矣、宋人中曾南豊間有鍊句、

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益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政謂此、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浮誇見左氏之浩博、非貶詞也、看上下文無貶意）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陽山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豊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斷盡千古文章、慧眼如炬、
同工異曲、必借他人以言之、
第三段、設喩、匠氏醫師是客、宰相是主、
引二儒以自任、
言即儒、行即爲人、應上、

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以下是解）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倶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擧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解前四段）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

應上匠氏醫師、同人云、局調句字、色色匠心、雄深奥衍、固非容難解嘲、所能頡頏也、孫可之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修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玆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前輩當路之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藏過正意、只以喩意作收）

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胸中抑鬱、反借他人說出而已、則心和氣平、以解之宜、當時宰相讀之、旋生悔心、改公爲史館修撰也、按元和六七年宰相爲權德輿李絳、本有愛才之心、故其言易入

○多用韻語、揚子雲解嘲、已然、蓋用韻語則鏗鏘

暇、莫可捉搦、李光地曰、此篇與揚子解嘲、千載稱絶、局調謹嚴、淨夸奇法正葩等字、竝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行文者、

作金石聲也。

魏默深云。未免有解嘲客難蹊徑。然亦有自得處。

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為心、故其議論亦只以福田上立説、無一字論佛宗旨、愷切痛快、不事文詞、而文自奕然有光、
同人云、兩層頓挫、此文章節奏法、本漢人、
山陽云、起手未有佛也一句、管到通篇、段段重提、
西仲云、君享國年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舜年尚書可考、此云百歲、未合。一意分兩層説。）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壽、與事佛無與、應上入中國句、

山陽云、自前古入今代、用今縱未能即行句、結上起下、一篇轉捩、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文勢一頓）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如蕭瑀之類傳奕不能勝之也然傳奕亦欲揚道教以抑釋教所以不能勝之）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入憲宗）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作反勢跌）
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西仲云、惑字是通篇眼目、憲宗實是惑、反言其不惑、止把迎佛骨、説作詭異戲玩、是下暴倒跌法、非一味回護也、

山陽云、讀至于此、不覺起舞、非韓公不能言、又不能見、真通儒語也、

是下文宜政云々之評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回護於行文爲倒跌）（於立言爲）

陳善曰、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此是處置佛骨之法）。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欲壽者以此刼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為明帝死為明神顧成之廟名為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轟雷掣電之筆）

儲同人云所争關國家大體賈生而後此表可與日月争光○文之古質是西漢諸公諫疏而法度齊整殆於過之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郎時後也詞嚴義正千載下尚有生氣明儒謂其未說到論佛宗旨當時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佛得禍以破其惑可矣何暇論佛宗旨耶言有似是而無關緊要者此類是也

昌黎遭患憂讒、情哀詞迫、

山陽云、尊韓公者、必爲韓公焚此一篇可也、醜醜、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禄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

（自占地步）

（具言二字領起、貫到得以上陳）

（備云近臣出爲刺史宣布德意大體固然）

又云、淮西事宜狀見
公實才、文亦不減
西京、此選不收、頗
取此等何哉

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

同人云、此表專以學問文章、乞憐君父、先暢說所長、後頌朝廷功德、而以當此之際、一轉相合、

山陽云、林和靖自幸家無封禪書、韓文中有此等、昌黎氏之大玷也、

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提）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論述功德乃金石之文故與時下之文有別）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開詳叙）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儲云跟定述功德拓）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隷、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

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
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
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
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
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
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
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
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儲同人云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爲祿位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東坡云與其靦顏忍恥哀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與此同義。必若去不反顧窮不告哀此小丈夫悻悻者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耶。世儒之議此表者衆矣故略爲言之

前敘至潮一段寫刺史宣布德化父老扶杖懽呼。古致淋漓直逼西漢後自表文章所長能稱誦有唐功德情詞哀惻不啻人子眷戀父母而呼號於

膝下也。

魏默深云。規迎主意。以免罪愆。如此篇不得爲醜。

則諫佛骨篇。不得爲孅矣。勢非兩立也。

韓公平生為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竝可稱名儒之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帝曰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

禘祫議

唐高祖父名昞、於周封唐公、為世祖景皇帝、祖名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曾祖名天錫、為懿祖、高祖名熙、為獻祖、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先提清）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裴郁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五年一禘）豈

山陽云、其子孫富有四海、而其鬼不得食一盂麥飯、儒生不會人情、至此可為憫笑、

沈曰、開元十年、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三年一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李嶸議）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裴摳議）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就也）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景皇帝）廟、（陳京議）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五曰（柳冕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
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公羊傳定
春秋（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諸侯不得祖天子）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故祭不上于非爲代數之遠）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山陽云、礼本於人情、拘拘古礼、而有礙今情者、非知礼人也、韓公之為通儒、觀此可見、

朱子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百世不遷）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懿祖亦在此列）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眞西山云、按韓公本意、獻祖始祖、其主當居初室、

當時體式、直述事意、未嘗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説盡事理、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百世不遷懿祖之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四時之享。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至多者也。禘祫則推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叙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至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言云。

開元十年。詔立九廟。以景皇帝之祖父謚為懿獻。乖於殷周之禮矣。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不得以

臣子而進退列祖也。公意謂懿獻非不當祧。但合祭時當暫屈太祖從昭南穆北之列耳。唐代議禮文誰有此深切著明者。眞西山極賞之。

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皆川淇園云、不求聞一句、本當置之於晉之鄙之下、而但以欲取晉之鄙三字連接、故用倒插法、
介軒云、陽子不色喜五字句法、
又云、視其德一句、已含不諫意、
山陽云、當面搶白、然後徐辨之、是左氏法、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字亢宗）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成進士）晉之鄙人、（後隱中條山柳谷）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李泌）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伏）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直）爲有道之士乎哉、（○詞○折之○）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賓）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意）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主意）

應上居於位五年矣。

林西仲曰。已上言陽子處諫位而不諫。不得為有道之士矣。冷激之。

百忙中忽著一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

山陽曰。如是乎哉。其可乎哉。總問難他。不說破不是。而其指不是甚矣。是論辨攻擊体。不可不知者。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語分項上○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紋○蹙○起○儲云不言○不去不去為○祿仕○責陽城正○旨○波）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已盡此○後三段問答俱游○兵制人）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轉由上問其祿生、西仲曰諫不聽則當去以不去位激之、又曰以不辭厚祿激之第二段就王臣蹇蹇分別相與諫官、

應上居於晉之鄙、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二段設爲寛解正使之無可藉口也）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

有下脫心

庶嵓穴之士應布衣蓬蒿進於闕下云云、應朝廷直言致吾君於堯舜、應天子從諫熙鴻號於無窮、應使四方後世知、轉就結一段、

第三段由上不求聞於人也、視其德如在野生、拈道字應有道、鑾江云孜孜矻矻句、前後解說中間插証、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破使人不得而知句議論明快）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收筆又盛波紋）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天命言）人之不乂、（人窮言）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本班固答賓戲然淮南子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用）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添天人字、半結上半生下、

更端生一議論、尤見人情、當看聖賢時人一語、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

第四段反詰、

介軒云、明道二字、該得作論之旨、

淮南語而偶未之撿也

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儲云精義妙論、從尚書汝聽汝明句悟出。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轉添出善字、却分別善人有道之士以終之、同人云、首尾撃應、如常山蛇、又評、大意本孟子謂蚳鼃章、其理與辭醇乎醇也、亦如孟子、自後歐曾王轉相仿效為之、議論益相勝矣、帝曰、按歐陽修曰、退之識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東宮、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留餘地冀其收）（後效也）

四問四答、首尾關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辨亡王命六代諸論得來、○後裴延齡逐陸贄、城守延英閤上言、帝欲相延齡、城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廷、延齡卒不相、夫國家最重、無如任相、城力爭、而陸贄得以保全、延齡不得顯然執政、其功大矣、則城前此不言、正擇其事之大者言之、非不能言也、然韓公此論、為諫官者、當敬聽之、不得

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以此絀陽城、并絀韓愈、則更為好議論之過也、記有之、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是故泥迹而求、未有不大謬、夫明見其迹、猶或以不知其心、而是非大謬、況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且不得見其迹、而欲斷其心、以為天下萬世之褒誅、是唯孔子之聖、乃能知微知彰、而不爽累黍耳、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為史也、亦猶陽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諫也、可輕議之哉、柳子厚之學、不可與退之絜也明矣、而退之作争臣論時、猶未若為史官時之明達也、雖然、退之責諫臣、子厚責史官、砥礪臣節、而蓋素餐之徒、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哉、尚友古人者、胥當三復其言、不必索瑕求瘢、好為虛古之論也、

執亢宗藉口以入於脂韋之流。此義須分別觀之。

古今以來如此文不可多得、通篇設兩可之辭而不說破使聽者自得、妙甚、山陽云、先出一然字、安頓、然後駁之妙、當先經而先律者括得罪字、以下詳於嫌名、而不及二名、蓋二名不待辨、夫字發端所重在此、故篇末專結此意、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名在州縣未成進士）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律俱出）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曲禮意唐人引入律也）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對流俗人言、正須出以）夫諱始於何時。（諷嘲）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卽言徵不稱在二語）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周之時以下六句、非經而揷入成波瀾、

沈曰、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昞、太宗名世民、玄宗名隆基、

○諭近代宗名、機近玄宗名、

反覆辨論、專終第三段意、而宦者宮妾四字、顧第四段、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名點晳其字也）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乃持非既治之治）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總收上文）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文凡五轉。越轉越顯。亦越見筆力。）

曾參在上、諱名主孝、
又用夫字起伏妙處、
曾參在下、主較賢不賢、
山陽云、以文辭論諱辯在諍臣上數等矣、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先引律、次引經、次引國家之典、層層詰辯、一結筆墨夭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茅鹿門曰、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今書畫家亦有効入而得其神者、此正見其無不可處、

武曹云、因李翰不為許公立傳、前半於許公獨詳、後半自當再為張公詳叙、

鹿門疑雷萬春當作南霽雲、或者非之、愚謂若果是雷萬春、不應後半無一語及之、鹿門之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說未可非也、
此下三節反覆為
遠洗冤、
用死字九、
沈曰以上詳辯許
遠補李翰所未及、
此一轉答巡論、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
（因守時之知死）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不降決其被執後必無降賊之理）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當時論者或責巡遠死守與其食人不若）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棄城全人之說故備論之）

山陽云大聲一喝噤衆口而奪其氣見比逆乱設淫辭數句罵得痛快是韓公本色比史遷更覺生氣

沈曰此段敘南霽雲事補李翰所未及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若當日無二公死守江淮以下俱為賊有李郭亦難成功矣）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一本）（老人言紀南霽雲事）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進明）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同人云、生氣凜凜、千載如見、安得公此筆、盡傳古今義烈男子、

山陽云、雖已所見聞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吾知李瀚傳、平平直敘、必無此等風神、不獨其筆力懸絕、

帝曰、敘致曲折如畫、眞得龍門神髓、非徒形似也、

沈曰、從張籍聞于嵩語、敘張巡軼事、補李翰所未及、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尚有生氣）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此段毛髮森動千載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指浮圖上）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描寫忠烈儼然奕奕有生氣、史爲許遠、闡發幽光、所謂君子表微、其殆然歟、至其運筆刻畫、腐遷、又不用其語句脩飾、得意忘象、此之謂矣

山陽云、畫人物者、寫畢點睛、此即其法、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戸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轉入正文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

終附于嵩事終焉、學史遷法、亦變其人及屋烏意、同人云、此篇凡四段、前二段辨論、後二段敘記、分明兩種体裁、其文則公本色、妙處在並非摹倣太史公、武曹云、筆力如蛟龍之翔、如虎鳳之躍、此正昌黎本色、鹿門止因昌黎碑文造語古奥、遂謂此非昌黎本色、謬也、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并收拾于嵩。

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言補南霽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中述于嵩。述張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雲霄。文至此。可云不朽。

篇中憂讒、始則述傳與者之言、再則托己之自為解、三則不能無憂、四則又自為解、五則又入李翰林之竝相、末復自為解。山陽云、凡文体裁、皆定于韓柳、而後人奉以為法、故當二公時、有欲定未定者、如金之在鎔、埴之在鈞、釈言之類是已、

○釋言　國語驪姫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以言自解釋也此二字所本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絪）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已上伏）獻（案）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張署李方叔及公）、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擒○頓

提起

慨○激○謂○過○於○子○長○矣

沈曰、得此段、作波瀾變化、便覺通體皆活、文章於板處求靈、須得此意、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吉甫）與裴公（垍）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即用前語。便甚）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此段是作文本意。）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同人云、惟恐其信、而決其必不信、立詞之微婉也、此本游說法門、仕路

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解妙）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三句用韻）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一紉作收局）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

險巇、讒人交亂、讀此能不慨然。

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先說讒言之不足畏、次說讒言之可畏、末段自歎自解、仍見讒言之不足畏、此憂讒畏譏之辭、不得已而託爲寬解、以自慰也、然誠至動物、究何損於韓公、彼譖人者徒見其如鬼如蜮而已。

引經術似劉向、所乏者西漢風韻、疎枝大葉之文、全法西京博大閎肆、莽莽滔滔、後世諸家置而不取者、何。同人云、引經做漢、說詩不落後世經生窠窟。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同人云以育才之法責歸之宰相

入已事似東方朔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惟韓子能自道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妙在不諱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説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争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為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同人云、此段文字、最曲折、雖擡高時相、亦不放倒自家身分、
又入己事、甚略、
説書、不落後世經生窠窟、

才、其亦可矣、（文勢頓住、又隨手起波）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一句一折）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所謂中人）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此段獨長、長短不齊、是其結構處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擧而擧焉、不必讓其自擧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

（正大雄然、公平日所見實如此、非虛爲之辭）
（儲云、偏說到）
（提筆）

似孟子、

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

總結上諸段意、

小子不敢自幸、一句、六字善出脫勢、如截斧焉、

帝曰、唐時士子、不恥自薦、斯文固是昌黎少作、然説詩義極湛深、其道先王興賢育才之意、

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通達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此見舉一士而天下激勸、收應前文。

總收通篇。

作束、匡劉時有之。

反若推開自己。

儲同人云、文章至西漢極盛矣。然西漢文原有兩種。其一爲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藻耀風流、一

甚明切、宰相而能如是、可為舉職矣、傳所謂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人謀則忠、故不與他書並删焉、

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轉相倣效。遂爲誇多鬪靡。騈四儷六之祖。其一晁賈之論事。司馬相如之從諛。子長之發憤。雖體裁各出。要皆雄偉頓挫。直寫胸臆。其尤醇者。則董仲舒劉向揚雄。原本經術。不爲浮辭。雍雍乎儒者之言。大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追配者罕。沿及魏晉。而遺響絶矣。公此文是以漢法掃六朝。尤以漢大家之美。掃鄒枚也。學者槩言公文紹西漢。不知六朝之文。其濫觴亦在西漢。時顧所擇何如耳。

大指謂宰相宜長養教育人材。君子既抱負在已。宜出其所成就。以見用於世。上不必待其自舉。下

亦不嫌於自進。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同於後世樹私人干祿位已也。通體紆餘端厚。最近劉子政文。無如時相爲趙憬賈耽盧邁庸劣之徒。故三上書而竟不一報。○二篇陳情以感之。故情隘辭蹙。三篇直辭以折之。故聲色近厲。文極變態。而身分不無太貶矣。所以獨存首篇。外間選本獨去首篇何也。

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其文亦奇、此亦上宰相第二書意、小變其格者、然喩愈奇、而自負愈甚、亦出莊子、連用三也字、沈曰、韓文善轉、故濤頭蹴湧入、比之於潮、山陽云、一跌便成文字、是突陣中一頓轡處、其死其生、妙、聊試字、回護得地位妙、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擧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突起濤瀾

一氣旋掣不能乙斷

轉

轉

轉

又拈有力者一轉、連用二命字、其第三者最妙、
介軒云、突起奇峰、無數層折、却以一語收轉、筆端飄忽、有尺幅千尋之勢、
山陽評、此所謂氣盛而言短長宜、無高山大陵云云、一長句得此、前後益見精神錯落、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説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此文以窮字爲眼目。○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爲長技、如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

魏默深云、知其在命而鳴號之、畢竟是不受命也。

同人云、本戰國遊說法、而理一軌於正、

山陽云、善諭遂爲後人套語、

長句開蘇家法門、

○與少室李拾遺書 渤隱於中嶽少室。時以書徵之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及、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李錡○劉闢〕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王承宗○獻德棣二〕〔擒〕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洲〕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

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
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
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
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
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
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
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又進一層使）
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之不得不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文勢又一）
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曲折）
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勸其出。復激之。使不得不出。後渤雖辭疾。然朝政
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殊必非有感於韓公之言也。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終